

评辛普尔《地理环境的影响》

尹 以 明

(北京大学地理系)

爱伦·丘吉尔·辛普尔(Ellen Churchill Semple)是上世纪末、本世纪初一位杰出的地理学家,在整个地理学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是地理学界所公认的“地理环境决定论”的突出代表。而《地理环境的影响》(《Influence of Geographic Environment》N.Y. Holt, 1911.)一书则是他的代表作。本文仅就这部著作对辛普尔的“决定论”思想作一粗浅分析。虽然一部著作并不能代表一个科学家的全部思想,但从她的这部传世之作中我们可以了解她的地理学思想的全部内容。

人与地理环境的关系是个源远流长的问题。在神创论那里,整个客观世界包括地理环境都是上帝为自己的骄子——人而创造的;在主观唯心论那里,一切物质外界都是人的精神世界的产物。从唯心主义看问题,人和环境的关系被颠倒了。早期的唯物主义思想家,将这种被颠倒了的关系又颠倒过来,被认为是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先驱。但他们在地理环境与社会历史的关系上实质却又回到唯心史观上去了。如第一个将环境决定思想纳入自己理论体系的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就将东方各国的宗教、风俗习惯和法律持久不变的原因归结为由气候影响下的人的生理结构所造成的精神上的懒惰^[1];而欧洲人对东方的长期奴役,则是由于欧洲温带气候下“好战、勇敢、活泼的民族”与“湿热气候下巾幗气的、懒惰、怯弱的民族”紧紧毗连,因而形成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征服,至于独裁国家则是土壤过于肥沃的结果。英国历史学家巴克尔(H. T. Buckle)也将自己的历史体系建立在地理—气候条件影响人的生理,生理差异引起人的精神和气质上的差异,因而形成了不同的社会历史这样的唯心史观基础之上,他在他的《英国文明史》(History of Civilization in England)一书中充分阐发了他的这一思想。在地理学的整个发展过程中,人地关系始终是地理学思想的重要内容,德国地理学家拉采尔(F. Ratzel)集前人工作之大成,建立了地理学的环境—精神—社会的决定论思想体系。

有一种比较流行的见解认为,辛普尔继承了拉采尔的学说,将地理环境决定论推向了顶峰。不可否认,辛普尔曾求师于拉采尔,她的许多思想来自拉采尔,但在很多基本观点上她与拉采尔却有根本的不同。

正如辛普尔本人在《地理环境的影响》一书的前言中所指出的,她完全放弃了拉采尔思想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她写道:“由于拉采尔是在斯宾塞(H. Spencer)¹⁾对欧洲思想界具有广泛影响的时候建立他的原则的,所以,社会和国家的有机论充斥于《人类地理学》(《Anthropo Geographie》)。这个已为社会学家普遍放弃的理论已经在重新表述拉采尔的体系时完全排除了”。在辛普尔的著作中始终没有出现将生物学原理强加于社会历史的论述,而正是这种社会达尔文主义往往使得旧的决定论理论为国际关系中弱肉强食、侵略扩张提供了理论依据,同时这种机械地套用自然规律解释人地关系以及社会历史的发展本身使得这一理论丧失了科学的严密性。

在辛普尔看来,重要的是地理环境对人类经济活动和社会活动的影响,而并非环境对种族的生理特点和气质的影响,再由这种气质差别确定不同社会发展历史,辛普尔这一观点在该书中表述得极为充分。而在她以前的决定论者更多谈到的常是后一种影响。

1) 斯宾塞是与达尔文同时期的英国哲学家。

辛普尔将地理环境对人类及人类社会的影响分为四类。

1. 生理影响 地理环境对人的生理条件的直接影响与对生物的影响是一致的，人类本身就是生物进化的产物，人的自然性使得他的生理结构必然要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也就是说人的生理组织必须适应外界环境条件，在人类形成的早期更是如此。地理环境对生理条件的间接影响是由于在特定环境条件下人们长期从事某种体力劳动而形成的，这种影响使人的身体某一部分特别发育甚至造成畸形，而当这些人从事其他工作时这种畸形很容易消失。几乎没有人会对地理环境的生理影响表示异议，但辛普尔与过去的环境决定思想不同的是她绝不牵强附会、似是而非地将环境条件与人的生理特点生硬地联系起来。她写道：“现代地理学家并不像他们上个世纪的同行们那样沉醉于那种幼稚的假说，这种幼稚的假说建立在环境直接了当地作用于人的体形和个性的前提之上。卡尔·李特尔（Karl Ritter 德国著名地理学家）曾认为土库曼人小而眯缝眼睛和厚厚的嘴唇，显然是沙漠对生物影响的结果。S·史密斯则将蒙古的鞑靼人的高肩膀、短脖子归因于他们为了避免脖子受冻而耸起肩膀的习惯，而他们的小眼睛，长长的下垂的眉毛，宽脸盘、高颧骨则是凛冽的狂风和耀眼的白雪作用的结果”。对于诸如此类的理论，辛普尔总是抱着审慎的态度，她认为对于环境对人的生理影响的机制和具体方式，地理学家不应在生理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做过深入研究之前匆匆下结论。许多环境决定论者对人体色素与气候、纬度的关系津津乐道，但辛普尔提醒人们注意到最炎热的地区也有土生的白种人，而最寒冷的地区爱斯基摩人的肤色却比较黑，地理学家不能独立地回答这其中提出的问题。

2. 精神影响 这一类的直接影响反映在语言、文学和宗教中，同时也包括对气质的影响。原始人的神话都打上了他们的生活环境的烙印，游牧民族的日常用语多与动物有关，而海岛居民的语言中航海词汇则非常丰富；爱斯基摩人的地狱是一个又冷又黑、暴风雪不断的地方，而犹太人的地狱则是一个永不熄灭的火炉。她在谈到气候与人的气质关系时，并不认为欧洲人就比别的种族优越。气质的差别主要表现在南方人与北方人的差别，在欧洲人中也莫不如此，这种差别的内容主要体现在北方人“精力充沛，有远见、严肃、理智、谨慎，”而南方人则相对更富感情色彩，“活泼、想象力丰富、易于冲动”。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是，由于南方的气候条件使得满足基本生活需要比北方容易得多。辛普尔也认为，热带气候条件下人会变得懒惰，但这绝不是因为肌肉纤维，血色素受温度影响的原故，而是因为在这种气候条件下维持基本生活太容易了，同时高温酷暑使人不能进行强体力劳动。正因为如此，人的气质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人口密度较高的南方，人们会同样变得勤劳。

辛普尔认为，环境对精神的影响更主要是通过社会和经济生活间接起作用，这时人本身从被动的地位转化为主动。她说：环境通过经济和社会活动“提供了行为的动机，活动的目的，并确定了人们应该遵循的方向，因而向人们的意志提出挑战”。正是这种间接影响更为现实，看得见摸得着，而前面的直接影响虽然说起来好象是那么回事，但很难证实这种影响的确切程度。这种影响应该说由心理学家而不是地理学家来研究。她不止一次地强调经济社会活动的重要性：“环境主要通过人们的经济和社会生活影响人们更高级的精神生活，所以其最终的结果应该通过经济和社会生活追溯到根本的原因上去。如古埃及的数学、天文学、水力学的发展和来自地中海的季风以及尼罗河的泛滥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她又说：“科学的地理学家越来越怀疑气候至高无上的能力，推测一些很容易提出但很难证实的直接心理效果时越来越审慎，他们间接地（指通过经济和社会活动——引者注）研究这些问题，并得出了（与以前的地理学家）不同的结论。

3. 经济社会影响 地理环境通过它所提供的自然资源的性质和丰盛情况，维持人类基本生活的难易程度，环境提供的进行农业、工商业的可能性以及交通运输、相互交流的可能性对一个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起着重大的作用，这才是地理环境影响人类和人类社会的本质方面。辛普尔总结了前人的许多工作，经过合理的取舍，将自己的理论力图建立在经得起检验的科学结论以及自然和社会现象的事实上。她在分别论述各种地理因素和环境要素时多次谈到地理环境的这种影响。她不止一次地提到，人类正是在与自然的斗争中组织起来，同时也正是这种斗争促进了科学和文明的发展。她在谈

到气候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时颇有自己的独到之处。她说,人类产生于热带,而成长于温带。热带有丰盛的物质满足人类的基本要求,因而它“象一个保姆,使人类永远是一个儿童,而温带则提供了人类自我发展的可能性。”在这里人们可以从事各种各样的生产活动,锻炼了人们的智力和意志。地理环境对经济社会活动影响的另一个方面是地理单位的大小,内部环境的多样化程度、地理位置以及地理上毗邻关系的影响。一个统一政治统治下的地理范围越大,则内部稳定性越大,有助于社会稳定发展;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内部环境的多样性有助于经济的健康发展,减少对别人的依赖性。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地理位置以及它周围国家的经济文化状况,对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文化传统有着不容置疑的影响。她的这些见解到现在也还是进行地理分析时的重要内容。

4. 对人口迁移、分布以及文化传播的影响 这主要是通过环境的吸引力,更重要的是可通行性,对人口和民族的最终分布,商业和文化交流,以及领土扩张和战争的进程所产生的影响。交流是环境影响一个民族、一个地区的经济以及文化、宗教、风俗等精神生产的重要方面,辛普尔将这种动态的影响与人口和民族的迁移归为一类,称为环境对运动和分布的影响。她专门用了一章来分析不同形式的人口迁移和文化扩散,对在不同地理因素进行分析时都谈到了它们对运动的不同影响,高山和荒漠常常是运动的障碍,平原是运动阻力最小的地方;而河流常常是运动的重要途径,至于海洋,以前是运动最大的障碍,但随着文明的发展,海洋成了大规模运动最便利的条件。

辛普尔在她的这部著作中就是围绕这四个方面分析了地理环境(包括地理位置、地域大小、地理边界、内陆和沿海、大洋和内海、河流、湖泊、沼泽、大陆、半岛、岛屿、平原、干草原、荒漠、高山和山口以及气候)对人类的影响,特别是后两类影响是该书的主要内容。

通过这部著作的分析,应该对辛普尔地理环境决定论思想有一个公正的评价。

1. 她以严肃的科学态度建立她的学说,她的理论都力求建立在经得起推敲的理论和事实的基础之上,避免似是而非的臆测(当然不可否认,现在看来她的很多观点并不十分科学)对那些很难证实的推测一概放弃,尽管这些推测她的前辈们推崇备至。对她的老师拉采尔的学说,她说:“拉采尔的工作需要检验、证实,唯一的办法就是从头开始研究这一领域,从基本原理开始搜集材料,只有完全与事实相符才建立原则。”经过认真的研究,她认为拉采尔的学说不完善的。她在大量科学和历史事实基础上,其中包括许多人类学、地理学、气候学、历史学、民俗学的内容,建立了一套全新的决定论体系,正是这种体系的科学性和逻辑合理性影响了好几代美国地理学家并对整个地理科学产生了巨大影响。

2. 她的地理环境与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关系,对人的精神生活、人类文明的影响的理论绝大部分与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是一致的,这个问题在这里不便更多讨论。请看马克思是怎样看地理环境的作用的:“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历史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定的基本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他们与自然界的联系。当然……我们不能研究人们所遇到的各种自然条件——地质条件、地理条件、气候条件以及其它各种条件。任何历史记载都应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2]。马克思又说:“资本的祖国不是在草木繁茂的热带,而是温带”,“过于富饶的自然使人离不开自然的手,就象小孩子离不开开带一样,它不能使人成为一种自然必然性”,“不是土壤的自然肥力,而是它的差异性和它的自然产品的多样性,形成社会的自然基础”^[3]。当然,马克思没有去深入研究地理环境影响社会历史的具体方式,但作为地理学家的辛普尔进行这种研究为什么要遭到指责呢?问题是在她研究环境与人类社会关系这一个侧面时,没有看到人类社会一旦形成以后就有着自己的发展规律。尽管如此,在科学地、系统地研究地理环境的影响方面,是无人能与她相比的。

地理环境不是通过精神而是通过经济生活和社会文化影响人类,影响人类历史,辛普尔认为,英雄人物是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的,产生伟人和产生群众条件是一致的,伟人在同一个动机支配下和群众一道带领群众前进,所不同的是,伟人比别人看得更远。一个自然科学家,在她的理论中得出

这样的结论，这件事本身就很能说明问题。

3. 看不到辛普尔和她的前辈的差别，是思想方法简单化的结果。地理环境对人类及人类社会的影响和决定作用这样一个看来简单的命题，实际上包含了各种各样，甚至完全不同的内容。同是决定论者的巴克尔和辛普尔在对待古希腊文明和地理环境的关系这个问题上有着完全不同的见解。虽然他们都认为古希腊文明是希腊地理环境优越的结果，但巴克尔认为这种优越体现在其景观的尺度较小，玲珑优雅，自然力量温和而不剧烈，因而使人不至于由于畏惧而产生迷信，相反造成人们信赖自然，与自然亲近的感觉，因而产生了解和掌握自然的欲望，于是形成了古希腊人的理性优势和科学的发展^[4]。辛普尔则认为古希腊的优越主要体现在她的地理位置上，她位于旧大陆中心的地中海之滨，而且正处于东西方文化的交界处，具有商业繁荣，文化思想活泼多样，广采各种文化之长等优越条件，因而产生了当时无可比拟的灿烂文化。

地理环境的重大作用是每一个严肃的科学家、思想家都能看得见的事实。唯心主义大师黑格尔也并不否认地理环境的作用，他将地理环境看作是“精神”的舞台，是历史的“主要的而且必要的基础”^[5]，不同的环境会有不同的历史进程。机械唯心主义、历史唯心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都有自己的“环境决定”思想，后者如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普列汉诺夫，他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系统地分析了地理环境的作用，将“环境决定”思想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绝不能因为这些理论都认为地理环境在先，人产生于环境，适应环境，受制于环境而将其相提并论。过去我们在对“地理环境决定论”的批判上就采取了这种简单化的态度，在“决定”二字上大作文章。对待辛普尔本人也是如此，抓住一点，不及其余。实际上我们只要认真地分析一下辛普尔的基本思想，全面考察她在《地理环境的影响》这部著作中所论述的地理环境对人类影响的四个方面，就可以看出她的理论决不是虚妄之说。

辛普尔本人很清楚她和她的前辈的区别。虽然她的《地理环境的影响》一书的副标题是“——以拉采尔的人类地理学为基础”，但正如作者已经指出的，她反复强调了她和拉采尔以及过去的“决定论”者的区别。辛普尔不愿意别人机械地理解她的学说，她写到：“作者有意避免下定义，提出公式或严格的定律，也无意去确定这门学科的范围或确定这门新的人类地理学与旧的理论之间的关系。……作者论及的是地理因素和影响，避免使用“地理决定”这个词，谈到地理控制时也是极为审慎的”。问题不在于“决定”这个词，它本身就包含辩证的内容^[6]，而在于不能用简单、机械的方法看问题。

4. “环境决定论”并不意味着否定人对环境具有反作用（从人是环境的产物这个角度看，“反作用”这个词是恰当的）。拉采尔认为：“我们仅仅能使我们自己在一种情况下不依赖于自然，在我们成倍地增加相结合力的同时，……人类…深刻地改变了地球的面貌”。巴克尔也指出：“…于是产生了人对环境的影响以及环境对人的影响，一切都产生于这种相互影响之中”。辛普尔也认为环境对人的生理和心理的直接影响下，人是被动的，而当环境通过经济和社会活动的影响时，人就是主动的了。她说：“气候对人的直接作用从某种程度上说只是一种先决假设，因为尽管有着很大的可能性，但这种影响的毫无争议的证据并不是很多。气候对动植物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于是人们马上就提出了也同样影响到人的假设，但这是有区别的。与静止地、别无他法地依赖环境的动植物相反（它们的活动范围严格受食物和温度条件的限制），人类巨大的活动性和创造力…可以通过用间接的经济影响代替直接的生理影响将他已从气候控制的专制下解放出来”。

5. 辛普尔的理论也有其局限性，包括时代的局限性和世界观的局限性。她从经济发展和土地、资源有限这一对矛盾得出结论认为文明的盛衰取决于人类与地理空间的关系，这显然过于机械，没有考虑到社会经济力量本身的作用，因而失去了科学性。同样，她从这一对矛盾得出战争不可避免和必然导致领土扩张的结论（当然她看到了资源与经济的关系，这又是其合理的一面），在资本主义及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政治条件下这种表面的联系是显而易见的，但根本的原因在于社会经济制度，她没有能看到这一点。前面已经说过，她没有看到人类社会一旦在地理环境条件下形成之后，就有着自

已内在的规律,地理环境要通过这种社会经济规律起作用,这个人地关系上的重要问题到了普列汉诺夫才得到解决。

她始终认为经济生活是环境影响媒介,通过经济活动的影响是间接的,第二位的,她虽然强调“尽管是第二位的但仍然是主要的”,但她没有能认识到这正是环境影响的本质方面,她仅仅是直观地看到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当然,她对人类对地理环境的影响估计不足,这就不多说了。

6. 辛普尔的学说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从辛普尔的时代到现在,正如辛普尔在她的《地理环境的影响》一书中所说:“人们如此吵吵嚷嚷宣称他们如何已经征服了自然,而自然在施加自己的影响时又那样默默无闻,这一闹一静使得人类发展平衡中的地理因素都被忽视了”。科学的发展迅速地改变了人们受自然奴役的处境,于是人们就忘乎所以了,自以为可以为所欲为,每一个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史上几乎都经历过不顾自然规律,盲目开发建设,因而引起自然环境恶化的问题。正是在飞速发展的二十世纪上半叶,人们不断地发掘新的资源,开发新的土地,几乎没有什么自然条件能阻挡人们为满足自己不断增长的需要而行动,于是“环境决定论”消声匿迹了。直到生态危机爆发以后,人们才猛然醒悟过来,在发达的工业技术后面,人类所最终赖以生存的还是自然环境。然而,“环境决定论”却始终没有能东山再起,除了其本身的局限性之外,还因为这门偏于描述性的科学的若干论点已经在崭新的生态科学、环境科学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和完整的表述。人们在人口、粮食、能源、环境四大危机面前已经不像在地理学中那样讳言自然环境的决定作用了。

参 考 文 献

- [1]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231页,商务印书馆,1978。
- [2] 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23页,人民出版社,1960。
- [3]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561页,人民出版社,1975。
- [4] [H.T.Buckle;《History of Civilization in England》,Vol 1 pp 99,London Longmans 1972。
- [5] 黑格尔:《历史哲学》,123页,三联书店,1956。
- [6] 李尚德:也谈决定的含义,《中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1期。